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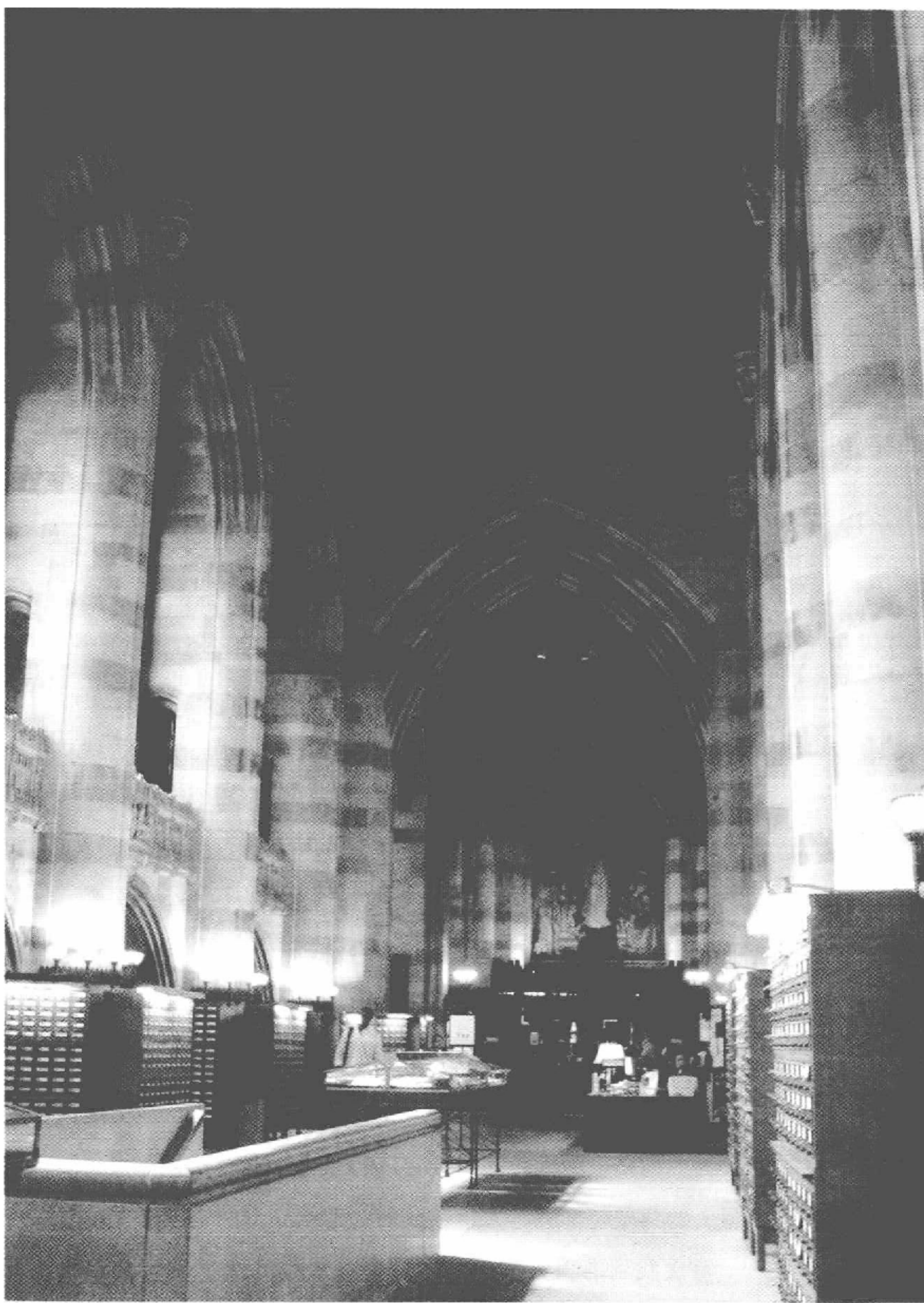
百年中西文化的游魂

——从容闳周寿臣到「海归」

“目前来到哈特福德市的旅游者，很可能在街上遇到一些中国男孩子，虽然他们仍然穿着稍有变化的中国服装，说着一口中国话，但是他们却像是在故乡一样的自然安逸。偶然也会遇到几个中国男人，他们的风度会使你感到他们是有身份的中国人。这些有教养的人是中国官员，孩子们是中国幼童出洋肄业局的学生。”

这是一位美国牧师在耶鲁大学法学院对满座的学者、学生和地方名流演说，时为一八七八年。特威切尔牧师（Rev. Joseph H. Twichell）所指的中国学生是清政府遣派留美的第一批幼童学生。公派留美学童是由在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国的容闳所倡议的。容闳是最早留美的三名中国学生之一，也是近代中美文化交流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他以极为优异的成绩在耶鲁大学毕业，并且赢得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尊敬与好感。大学毕业后，他就立刻回中国去了。

每次我到耶鲁大学探访，总会在巍峨的法学院大楼前举头仰望，想象一百多年前容闳异国的苦读生涯。他的日子是如何过的？



耶鲁大学总图书馆是美国首屈一指收藏中国古书最丰富的大学图书馆。

他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

中西文化的游魂

一八四七年初，容闳（1828—1912）从香港跟随美国牧师到美国，那年他才十九岁。在国外，他深感中国长期闭关，缺乏科学培训，毕业回国后积极推动清政府派遣幼童到美国留学。清政府终于在一八七二年批准成立“选带幼童出洋肄业局”，由容闳监督，先后派遣了一百二十名幼童到新英格兰的纽黑文市（New Haven）和哈特福德市（Hartford）留学。这些孩子先学习英语，然后在美国学校、大学和职业学院接受物理、机械、军事以至政治史、经济学和国际法等课程的训练。

美国众多大学中，耶鲁与中国的渊源最深远，它培养了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并早于一百多年前开始在中国建立西式医院和西医学院，耶鲁在中国的雅礼协会（Yale-In-China）已有百年历史。一九四九年后雅礼协会中国分会迁至香港，设在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的雅礼协会和雅礼中国语文中心，均是继承耶鲁大学与中国交流的传统而来的。

我去过纽黑文市多次，都是陪同国际客人访问耶鲁大学。容闳的墓地就在附近的哈特福德市，可惜没有机会和时间去凭吊，颇感遗憾。我对容闳发生兴趣始于念大学二年级时，历史系里一位学姊在学生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容闳：中西文化的游魂》。这篇文章深深触动了我，更使我悟到原来研究一个人物，可以这样地从微观到宏观地切入中西文化交通历史。容闳是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他抱着以知识改革国家的梦想回到中国去，一生往返中美数次，娶了一位恩深情重的美国太太。晚年因为倾向革命被清政府追

缉，最后只能逃到美国，终老在他的第二故乡。容闳精通双语和双文化，面对清廷封闭腐败、列强侵略中国，他的内心世界相信一定是极度寂寞孤独、激动的。

“中西文化的游魂”，多么残忍又多么精彩的形容！我读历史的兴趣，这篇文章对我有极大的启蒙作用。

中西结晶，增益文明

我对容闳产生兴趣还有另一原因。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崇基学院念历史系，当时的校长容启东博士是容闳的侄孙。崇基学院继承美国十三家中国基督教大学的传统，早期的教授不少是能讲流利中国话的美国人，例如当年其中一位副校长芮陶庵博士，他精通中国文化，办公室书桌上放着两本书：一本中文《圣经》和一本孔子《论语》。“中西结晶，增益文明。”崇基校歌之句是学院的教育方针和精神。我在崇基念书，深感兼学中西的极大裨益。因此我能想象容闳当年要推动中西文化学术交流的急切，对容闳先生非常景仰。

《西学东渐记》是容闳的回忆录，我读过多遍。原书是一九一五年商务印书馆版，现在我读的是一九九一年北京中华书局的重译本，附加了特威切尔牧师的演讲词。从文献和书本上看过容闳的画像，容启东校长和他十分相似。当年初读《西学东渐记》时，想象容闳说话的神情，应该就是容校长的样子。

容闳于一八二八年出生澳门，十岁进入英国传教士学校念书，再转读著名的马礼逊学校。马礼逊学校迁至香港，容闳也随校到香港去。容闳聪明勤学，后来马礼逊学校的校长勃朗回国时，也把容闳和其他两名自愿到美国读书的学生带到美国去了。三个学生中，黄胜第二年就回国，王宽则转到英国成为西医。容闳大学毕业回中

国曾干过不少工作，在香港当过律师助手，做过翻译，后来还得到曾国藩的赏识，当过清朝的三品官。

游魂归何处

容闳体会到美国科技和学术之发达，醒悟到这正是中国所缺。后来他得到曾国藩推荐当官，便全力推动中国遣派学童留美。他主张派遣幼童，因为幼童学习能力强，学成可以早日回国。出洋留学当时被讥为荒诞，官民视外国为蛮夷居多，缺乏胸怀广阔的世界观。容闳脑海里的世界之窗，别人是无法想象的。

经过重重困阻，容闳终于说服了曾国藩，清政府成立了“幼童出洋肄业局”，由容闳任副监督。一八七二年八月，第一批三十名幼童乘船到美国东岸；一八七六年容闳就任驻美国公使，负责学生出洋留学事宜。可惜当时中国官员没有一个真心赞成中国学生留美，特别是一八七五年到美就任驻美公使的陈兰彬。他见到小留学生学会了美国人的生活习惯，对他们的活泼好动尤为看不过眼，孩子不懂跪拜官员更使他大为震怒。陈兰彬决意撤销“幼童留美”计划，一八八一年，即计划开始十年之后，清廷命令所有留美学童归国。这恐怕是容闳一生最大的打击，也加深了他对清政府的不满。

太平天国时期，清政府剿杀洪秀全及其党羽，容闳回忆一次在街上看到血流成河，尸体堆积如山无人收理，蝇蛆满布。恶心之余，他对清廷强烈不满，这样残忍的政府，怪不得太平天国可以号召到那么多信徒。一八九八年“戊戌政变”，容闳支持维新派，并在上海组织了“中国审议会”，专事研究中国政治改革问题。后来容闳因匿藏被通缉的维新党人，结果自身难保，逃离中国大陆，

一九〇一年经台湾回到香港，一九〇二年重返美国，老死马萨诸塞州的哈特福德市。

眼观世界，心怀故国，容闳穷一生之力无法改变落后而备受列强欺凌的祖国。中国让容闳全然失望，但培育他爱护他的美国毕竟不是故乡，容闳成了漂浮在中西文化之间的游魂。

《留学美国——一个时代的故事》

十多年前，偶然读到留美归国的中国记者钱宁的《留学美国——一个时代的故事》，书中有这么一段：“一九九五年年初，在几经周折后，我终于在哈特福德市郊外一个被白雪覆盖着的安静的墓园里找到了容闳的墓地。那是一座很普通的墓碑，碑上刻着容闳的英文名字：Yung Wing。墓碑下埋着一块中文刻石，上面是他一生业绩的简略记载。”钱宁花了很多笔墨来纪念容闳。

《留学美国》于一九九六年在中国大陆出版，曾引起一时哄动，其中原因是当时正值出洋留美热潮，也因为作者是当时刚卸任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的儿子。钱宁留美八载，最后三年在密歇根大学教书。虽然他主要写留学生的故事，但我认为他对美国文化社会的精要掌握是一般留美中国学生甚至老华侨所望尘莫及的。

《留学美国》前半部让我颇开眼界，中国年轻人出国留学的梦想和狂热赤裸裸地展示，这是一个我不熟悉的世界。钱宁不但描述生动，更有深刻体会，兼具尖锐批判；表面上写的是个别留学生追求出国和不归的理由，但也显示到一个国家留不住年轻人的原因。书里甚至没有避讳八十年代末的政治风波，虽然没有任何批判，但提及时仍直接地肯定是影响留学生回归的负面因素之一。

钱宁是记者，善于寻找和掌握数据，书中引用中国政府的估

计，自一九七八年到九十年代中，学成归国者约占全数海外留学生的三分之一；他也引用美国专家的估计，留美中国学生学成回归者大概只有百分之五至十。“留在海外，可以说是这一代中国留学生中大部分人的选择。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也许有他们的道理。但在这方面，中国也有中国的悲哀。”

虽然钱宁还是避重就轻，强调中国穷，留学生回国得到的待遇与留在美国的差距很大，回国难有真正的发展机会，轻轻带过中国的社会体制。在内地出版的书，我想《留学美国》已经触到底线。因为钱宁是钱其琛的儿子，我多添了几分佩服和敬重。

后记：

二〇〇七年年初香港电台电视部播映《留学百年》电视专辑，记者拍摄了哈特福德市容闳当年念书的中学和容闳留美的足迹，填补了我想探访还没机会去看的遗憾。最近读毕郑宏泰和周振威著的新书《香港大老——周寿臣》，又让我联想到周寿臣是容闳之后另一个中西文化的游魂。容闳和周寿臣前半生的道路十分相似，后半生发展则大有不同。两人年代稍有先后，都从香港出洋，只因内地保守，父母多不愿送子弟出国，所以早年出洋留学的不少是广东、澳门及香港去的。受到猛烈的文化冲击，眼见国弱民贫，两人有相同的抱负，回国力图变革，并且都曾当上不小的官，但同样不得志而黯然去国。容闳因庇护维新党人而被清政府通缉，惨淡逃离故土，终老美国。周寿臣回到中国，却在英国的殖民地香港施展才识，成就一代“香港大老”。

一百多年前，容闳和周寿臣等留学美国，怀着抱负回中国去，一百三十多年之后的钱宁留学美国，我想他也是怀着抱负回中国的。钱宁的书在一九九六年出版，之后的十余年，留学生“海归”

渐成潮流。究竟“海归”能否成为一种促动中国改革的力量，还是会落到容闳的命运？我想，大家都要祝愿中国不再重蹈一百多年的老路，钱宁和当代的海归留学生，会有比容闳更顺利的前程。